

乃腹自好、顔師古曰、
腹ハ猶龍ノ如キナリ、
酔リ好官ヲ爲スナリ。

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謝一作悟。

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穎

賓客居閒。遂止俱解。顔師古曰。兩家ノ賓客。中間ニ處リテ之ヲ和解ス。

因嘻笑曰云云。顔師古曰。嘻ハ強笑ナリ。將軍實人ナリト雖モ。請フ此屬ヲ盡セト言フナリ。浸雅曰。屬之ハ。之ヲ強フルナリ。

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如淳曰。上酒爲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

咕囁耳語注囁音汝視反札記汝女二作也云云單本汝二囁又此下二說文附耳小語也

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
韋昭曰咕囁附○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
女曹兒曹豈也猶言兒女輩咕囁氏音蚩輒反囁音汝輒反
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
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斬頭
陷胷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穴凶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
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
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
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
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云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
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

如淳曰為

ハ、共實地ヲ為スノミ、財物ニ非ザルナリ、為讀ア本字ノ如シ、

不仰視天、漢書不字ナシ、注亦下ノ畫地二字

出資費使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
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
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
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
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
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
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
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
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
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腴而心謗不仰視

辟倪兩宮閒、顏師古曰
辟倪、傍視也。

天而俯畫地。

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諭欲作反事。

辟倪兩宮閒。

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

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音普。係反。倪五係反。坤蒼云。睥睨邪視也。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

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

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

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

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

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

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

索隱曰。案包愷披音正彼反。○正義曰。鋪被反。披分折也。丞相言亦是。

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

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

張晏曰。倪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瓊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駕著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

說為長也。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

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

索隱曰。案音灼云。藉踏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

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按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

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曰。案設者。脫也。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

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

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

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漢書音義曰。秃老翁。言嬰無官位板殺也。首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

發嬰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為

局趣效轅下駒、方苞曰、
轅下ノ駒ハ進メバ扼ニ
局セラル、退ケバ軛ニ
束セラル、故ニ局趣ト
曰フナリ。
注正義曰、馬駕著轅、札
記云、漢書注駒者駕著
轅下ニ作ル、疑フ各誤
アラソ。

皆魚肉之矣、顏師古曰、
以テ魚肉ニ比シ、而テ
食ヌルナリ。

使御史簿責、頗前古曰、
簿責ハ、文簿ヲ以テ一
ニ之ヲ責ムルナリ。

可喜之事。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
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
內愧。杜門。齟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齟。齟也。士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
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
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
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穎川
事。故魏其不對。
為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
○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

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
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
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
○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
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
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

乃有蜚語、臣瓌曰、根
ナクシテ至ルナリ。

武安侯病注正義案楚之
際者云、札記者ナ表ニ
作ル、云フ此下當二十
月二字ナ脱スベシ。

子恬嗣注、則其春、札記
云、春ハ當ニ死ニ作ル
ベシ。

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
家丞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

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寶
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
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

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瘵。索隱曰。瘵。音肥。又
音扶味反。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

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僞作
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

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
至也。○索隱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正義曰。故
咸陽也。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
咸陽也。其春。武

安病侯。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末魏其棄市。至三月
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

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
三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
改。然夫子作漢書音義曰。言蚡
春秋依夏正。專呼服謝罪。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

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
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

衣襟注、爾雅云今蔽前、札記今衣二作、考云フ衣ナ今ニ誤ル、考證爾雅ニ據テ改ム。

太史公曰云云、方苞曰、魏其灌夫生平ノ事述、並ニ前ニ正敘ス、故ニ武安ノ事述、皆魏其ト夾敘ス、ソノ初起ルヤ、

魏其方ニ盛、而テ之ニ卑事スルヲ著シ、其益實事ヲ用ヒ、而テ賓客ニ下リ、名士ヲ進ムルヤ、以テ魏其諸將相ヲ傾ケント欲ス、其魏其ニ讓リ、丞相ト爲スヤ、天下士ノ素之ニ歸スルヲ以テ、用テ以テ賢ニ讓ルノ名ヲ釣ル、其體術ヲ好ミ、禮度ヲ與スヤ、魏其ト俱ニス、其益橫益屬ルヤ、事ナ甘ヒ效多キナリ、天下吏士皆魏其ヲ去テ之ニ歸ス、吏士魏其ヲ去テ武安ニ歸スルハ、則魏其灌夫ト相敬ビ相倚ルノ由ナリ、武安益橫益驕ルハ、則魏其ヲ怒ラセ、灌夫ヲ激スルノ由ナリ、中間魏其夫婦具ナリ、治メ且ヨリ日中ニ及ブハ、武安往來酒ニ侍シ、魏其子姪ノ如シト相對ス、灌夫尤モ諸士ノ貧賤者ヲ敬スルハ、武安ハ諸侯王ヲ折屈シ、其兄ヲ坐セシメ南郷スルト相對ス、好テ貴戚勢己ノ右ニ在ル者ヲ凌グハ、後酒ヲ爭ヒ坐ヲ屬ルノ張本ト爲シ、而テ魏其初メ名譽ヲ致シ、

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爲二月也。案嬰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今蔽前說文字林並。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曰。襜褕謂之短衣。尺占反。襜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

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

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爲枉。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於武安侯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

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寶嬰田蚡。勢利相雄。咸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辟倪兩宮。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凌約言曰。按嬰爲將。賜金不入門。蚡爲相。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蚡迎淮南王。灑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他未見過人者。其賢于蚡則萬萬矣。乃不幸交使酒之灌夫。以觸負勢之田蚡。卒淪胥以滅。雖死不悔。悲哉。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知所謂知幾遠害者。豈致若此。

石以下ノ吏ハ、皆自ラ
區クテ得、惟二千石ハ、
則天子自ラ之ヲ命ス。
案實王所爲、漢書曰、
案實ト言フ、蓋使者ヲ
シテ王ノ過ヲ籍記セシ
ムルナリ。
大長公主注正義帝妹
也、札記云、考證漢書
注姉ニ作ル、按ズルニ
徐廣亦姉ト云フ。

出稱蹕入言警、頓節古
曰、蹕ハ行人ヲ止ムル
ナリ、警ハ戒嚴セシム
ルナリ、天子出入ニ、皆
此儀ヲ備フ、而テ今出
稱蹕入言警ト云フ者、
互ニ之ヲ舉ケルノミ。
徐廣注徒音力亞反、
札記力ナ五ニ作ル。

蒙獄吏田甲、楊慎曰、田
甲ノ甲ハ、猶案甲ノ如
シ、其名ナレトヒ、言フ
ニ足ラザルノミ。
然即溺之、頓節古曰、
溺讀ア尿ト曰フ。

公等與治乎注繩持、札
記云、持ハ當ニ治ニ作
ルハ、按ニ漢書注繩
治ニ作ル。

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

徐廣曰景

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

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

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

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

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

小節苛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

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紆也駟案

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

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

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

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

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

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安國

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

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

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反應然即溺之公等足與治

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

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

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勝詭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

語曰雖有親父云云、頗師古曰、其恩愛ノ必保スヘカヲザルヲ首フナリ
 悅一邪臣浮說注、札記、詐作ル、云フ、佛ニ誤ル、考證漢書及此脫文ニ據テ改ム、下同。

將未至越、札記云、宋本中統游本未上二兵字

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怵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

アリ、按ニ漢書亦兵字アリ。

衝風之末力、故曰古曰衝風ハ、疾風ノ衝突スル者ナリ。

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

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鼻矣。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主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輜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

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
 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
 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
 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
 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
 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
 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
 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
 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提取辱耳。徐廣曰。提一作祇也。臣
 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

提取辱耳。札記從子繼
 二作ル。云フ宋本毛本
 祇。注同。各本從二作
 ル。錢大昕曰。漢書亦祇
 二作ル。易扶不レ祇祇
 既平。京房本祇二作ル。

說文亦同。蓋祇祇古
 通用ナリ。古書是ト氏
 ト同ジ。

擊其輜重。顧可得。顧
 師古曰。或ハ當ニ其輜
 重人衆ヲ得ベキナリ。
 故ニ之ヲ慰安スルナ
 リ。
 安國爲人多大略。方苞
 曰。多大略三字。安國
 平生ヲ括盡ス。管子韓
 非ノ文。稱紐ヲ中開ニ
 歴キ。以テ前後ヲ要給
 スル者アリ。後來惟太
 史公。韓退之。能ク此
 ナリ爲ス。
 智足以當世取舍云云。
 顧師古曰。舍ハ止ナリ。
 取舍ハ取ルベキハ則取
 リ。止ムベキハ則止ム
 也。今言フ。札記云。宋本
 本舍ニ作ハ。漢書同ジ。

逗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願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弱也。恢私行
 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
 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
 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
 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
 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智
 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所
 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
 索隱曰。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
 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
 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

注案隱云云、實分日、當
世取合ナ知ル者ハ智ナ
リ、智者宜シク或ハ薄
ニ失スベシ、而テ安國
乃又忠厚ナリ、財ニ貪
嗜スル、宜シク其舉ル
所皆汗墨ナルベシ、而
テ安國又廉士ヲ舉ケ、而
太史之ヲ稱スル所以ナ
リ、其文ヲ讀ム自ラ見
ハル、索隱注釋ル。

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蹇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

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漢右北平也。

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灰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謗。雪泣悟主。臣節可亮。黃震曰。安國之仕梁也。言于漢雖為梁飾。非言于梁亦能為梁免禍。賂田蚡五百金。其進雖不以正。其辯王恢諫擊匈奴。切中事情。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默為之護。

太史公曰云云、淺雅隱
曰、此謂也ト長孺ノ相
タルヲ得ザルヲ惜ム、
卻ヲ長孺ノ舉ゲル所ニ
シテ、而テ亦相タルヲ
得ザルヲ以テ惜ムト為
ス、味アルカナ其之ヲ
言フヤ。

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兵閉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

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法。孝

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

醫巫商賈百工也。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

為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

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

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小顏

衝陷折關。即入穿也。

云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

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

也。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魂。○索隱曰。案典屬

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

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

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

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正義曰。射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

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鷲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

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

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

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

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

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

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

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出。監護胡兵。李廣上馬

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

爲大將軍誘之。札記將字ナシ。云フ各本大下將字ナシ。宋本中統

漢書大軍之誘ニ作ルニ依ルベシ。

後漢書曰。以力戰爲名。此三十一字。當ニ後文不知廣之所之。故不從。下ニ在ルベシ。而テ從上郡三字ナシ。則漢書次序ト合ス。

將騎數十縱。漢書從テ從ニ作ル。顏師古曰。數十騎ヲ將キ。自テ隨テ大軍前行ニ在リ。而テ忽敵ニ遇フナ官フナ

史記評林卷一百九

廣行無部伍行陣云云、
顏師古曰、廣、簡易也、
向、故二行道ノ中ニ
シテ、部曲ヲ立テザル
ナリ、屯ハ止ナリ、舍
ハ息ナリ、便ハ安リナ
リ。

莫府云注案、札記
小顔ヲ大顔ニ作ル、蓋
兵門合施帷帳ヲ蓋兵行
合於帷帳ニ作ル、云フ
故稱莫府ノ莫字、當ニ
幕ニ作ルベシ。
道斥候注、札記偵下ニ
注字、南下ニ十字アリ。

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
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
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
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
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
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
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
人人自便。索隱曰。音
頻面反。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鐘器。受一斗。晝炊飯
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
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銅。以銅作之。無
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銷。即鈴也。埤蒼云。鐘。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音誰。
書籍事。索隱曰。案小顔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
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然亦遠斥候。
未嘗遇害。索隱曰。案許慎淮南云。
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

苦程不識、顏師古曰、
苦ハ之ヲ厭苦スルヲ謂
フ。

絡而盛臥廣ハ、廣ヲ縛
シテ兩馬ノ間ニ置キ、
籠ニ盛リテ臥サシメシ
ナリ。

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
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
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
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
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
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
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
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
賢。今日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
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

廣嘗而上胡兒馬、頓
爾古曰、廣、馳驅ナリ。

穎陰侯孫注孫淵嬰之
孫、札記云、注中上孫
字疑フ衍ナリ、汪校按
ニ改ム。

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札
記後字韓上ニアリ、云
フ宋本後字ナシ、吳校
宋本亦ナシ、按ズルニ
漢書韓將軍後徙居右北
平死、作ル。

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

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

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

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

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

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穎陰侯

孫孫淵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

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

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

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

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

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

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

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

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

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

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正義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

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身。至死以為恆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

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

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

多中首虜率云云、顏師古曰、率、軍功封賞ノ科、著シテ法令ニ在ル者ヲ謂フナリ。
 注本義法、札記充本法ニ作ル、云フ毛本漢書ト同ジ、各本本義法ニ作ル。
 後三歲、札記後二歲ニ作ル、云フ中統本二各本三ニ作ル、志疑云、名臣表、匈奴傳及ヒ漢書武紀、匈奴傳、皆元狩二年ナレバ、則當ニ後二歲ニ作ルベシ。
 令士持滿毋發、顏師古曰、矢ヲ弓弩ニ注シ、而テ之ヲ引滿シ、矢ヲ發セザルナリ。

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劇案鄭德曰黃間弩淵中黃牙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用大黃連弩章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間弩名章昭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

廣軍功自如無賞、漢書自如字自當二作ル、顏師古曰、功過相當ルナ

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發前愆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數奇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

豈嘗有所恨乎、胡師古曰、恨、恨也。

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

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胡師古曰。始冠也。勝之。即戰陣。在。ル。ナ。言。

李廣老數奇。孟康曰。奇。不。精。ナリ。胡師古曰。廣ノ命。隻。ニ。シ。テ。精。合。セ。ザ。ル。ナ。言。フ。孟。說。是。ナリ。恐。不。得。所。欲。胡師古曰。敵。ニ。勝。タ。ザ。ル。ナ。言。フ。胡。三。省。曰。單。于。チ。據。セ。ント。欲。ス。ル。チ。指。ス。若。シ。道。遠。之。チ。失。フ。アル。欲。ム。ル。所。チ。得。ズ。ト。爲。ス。

或失道、或入塞ナリ。

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徒。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軍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正義曰。絕。

報天子軍曲折、札紀雜志云、當二漢書二從ヒ失軍曲折ニ作ルベシ、細師古曰、曲折ハ猶委曲ト甘フ如シ。之幕府對簿、顏師古曰、簿ハ文狀ヲ謂フナリ。

引刀自頸、札紀到ニ作ル、三ノ王柯凌頭ニ誤ク。

度也。南歸。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廻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媽少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

索隱曰。媽或音假。又音許乾反。

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墼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索隱曰。墼音人絹反。又音乃鍛反。又音而宜反。案墼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關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墼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令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

李陵既壯云云、札記志
據云、此下後人ノ妄撰
ナリ、天漢ノ事史載セ
ズ、且漢傳ト合ハズ。

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
山、札記志上於字アリ、
云フ中統游毛本於字
アリ。

微矣。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
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
張掖。○正
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
云。居延海。古文以爲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
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
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
王下有於字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
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
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
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
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
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
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

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
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
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
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
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
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曰。悛音七旬反。
漢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
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
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
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
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能有
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有名不說而無姓字、
然無姓氏之作、云、姓

索隱曰。說文云。馱駝。馬父羸子也。廣志云。決蹄也。馱駝。璞注爾雅云。馱駝馬青色。音洵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馱駝也。馱駝。徐廣曰。音頤。馱駝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一云青驪白驪。文如馱魚。鄉誕生本驪字作奚。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音扶。馱反。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索隱曰。少音式。紹反。長。士力能彎弓。索隱曰。彎音烏。還反。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索隱曰。音蟬。坤蒼云。鋌。小矛鐵於。古今字詁云。於矛。權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

字衍ナリ、漢傳ナシ、然ルニ裴翹見本、當ニ已ニ衍スベシ、故ニ漢書ナリテ之ヲ釋フ。

伐吹夷氏注。白犬有牝牡。札記牝牡。二牡。二作。云。大荒北經。牝牡。二作。注。言。自。相配合。スル。ナリ。海。北。經。云。黃帝。後。并。明。白。犬。二。頭。生。ム。自。相。牝。牡。ト。疑。フ。索。隱。脫。文。ア。ラ。ン。

周道衰注。索隱云。札記云。單本此條ナシ。懿王。穆王。ノ。後。ニ。在。リ。當。ニ。其。前。ニ。闕。出。ス。ベ。カ。ラ。ズ。按。ズ。ル。ニ。漢。傳。穆。王。ノ。下。選。シ。テ。懿。宣。ニ。及。ビ。並。ニ。采。徽。六。月。ノ。詩。ヲ。引。ク。疑。フ。亦。本。史。文。ナリ。小。司。馬。見。本。尙。完。シ。故。ニ。此。注。アリ。

而無姓字。

漢書曰。單于姓鞮鞞氏。○索隱曰。鞮音六。鞞反。鞞音丁。啼反。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

徐廣

曰。后稷之曾孫。○正義曰。周本紀云。不窳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

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

徐廣曰。公劉九世孫。

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

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吹夷氏。索隱曰。章昭云。春秋

以為犬戎。按吹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肉食。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神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後十有餘年。武王代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鄴。鄴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音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秦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

宋時ニ及ビ、單本ナリ
スル者、史其文ナキナ
見テ、疑テ行ト爲シ、
而テ之ヲ刪ル、他刻本
亦附屬スベキナキヲ以
テ、而テ之ヲ此ニ系ク。
遂作甫刑之辭、桓師古
曰、即尙書呂刑ノ篇是
ナリ、辟ハ法ナリ。
周之焦穫注涇陽縣北五
十數里、札記涇陽縣城
北十數里ニ作ル。

戰于齊郊注索隱、札記
注ナシ、云フ各本索隱
云蓋音傳、名諸兒也七
字アリ、膠ル甚シ、單本
ナシ、方苞曰、春秋ニ
據レバ、釐公孫父ナリ、
索隱誤ル。

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

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

申侯怒而與犬

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

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驪曰驪戎。

遂取周之焦穫。

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穫亦名剝口。亦曰剝中。在雍州涇陽縣北五十數里。周有焦穫也。

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

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

伐戎至岐。

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酆鄗。列爲諸侯也。

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

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

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徒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

齊釐公與戰于齊郊。

索隱曰。釐音僖。名諸兒也。

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

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

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

索隱曰。蘇林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

初周

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

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
云云。札記云。舊刻游
本應。建元以來。侯者年
表詩ナリキ。及ビ字類
年表ナリク。亦同ジ。
他本並ニ膺ニ作ル。按
ニ戎狄一句。魯頌閟宮
ノ詩。薄伐二句。小雅
六月ノ詩。出與二句。小雅
出車ノ詩ナリ。漢書宣
王ノ條ニ之ヲ引キ。詩
人其功ヲ大ス。ト爲
ス。之ヲ疾ム。ノ辭ニ非
ザルニ似タリ。疑フ前
條札記云フ所ノ若ク。
史文モト宜王ノ事ア
リ。偶々逸シテ。此詩人
云云ヲ存シ。錯テ此ニ
入ル歟。

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
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
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爲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
渾。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
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與彭彭。
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狼狽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
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
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徐廣曰。圖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索隱曰。三蒼
圖作圖。地理志云。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圖作圖。地理志云。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
云。圖當爲圍。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圍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
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

白翟注正義按文官、札記云、文上疑フ脫字ア

翟源之戎注秦隱、札記狄道ヲ源道ニ作リ、有縣道四字ナリ、云フ縣ヲ狄ニ誤ル、考證漢志ニ據テ改ム。

胸衍之戎注胸音頊、札記頊ヲ頊ニ作ル、云フ舊則音頊子反ニ作ル、宋本玉柯誤音頊ニ作ル、中統游本音頊ニ作ル、亦頊ノ誤ナリ、蓋皆于反二字ヲ脫ス、汪

校本頊ヲ改テ頊ト爲ス、崇隱引ク徐廣音ト合ス、然ルニ索隱又鄭氏音吁ヲ引ケバ、則當ニ頊子反ニ解脫文アルベシ、札記、索隱鄭氏上、徐廣、音頊四字ア上、樓煩之戎注、札記、索隱如淳六十四字ナ上林胡ノ注正義ノ上ニ入ル、應劭云故樓煩胡也ノ也、地ニ作ル。東胡山戎注、索隱、桓以之名烏號爲姓ノ八字、札記以父之名字爲姓ニ作ル。

六郡。洛。號曰赤翟白翟。

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日赤涉胡。又晉師敗翟

于箕。鄒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爲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綬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圍潞之閉。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諸。正義

曰。括地志云。縣諸城。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漢縣諸道屬天水郡。緄戎。正義曰。上音昆。字當作混。師古云。混夷也。韋昭云。春秋以爲犬戎。翟獠之

戎。徐廣曰。在天水。獠音丸。索隱曰。地理志云。天水有縣諸道狄道。應劭以獠戎邑音桓。○正義曰。括地志云。獠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獠戎邑。漢獠道屬天水郡。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卽劉

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曰。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卽大荔王城。勃力計反。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

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胸音頊。○索隱曰。案地理志。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卽胸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吁。○正義曰。括地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如淳云。卽潞林也。爲李牧滅。樓煩

之戎。索隱云。如淳曰。林胡。卽潞林。爲李牧所滅也。地理志云。樓煩。縣名。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胡地也。燕

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爲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爲輕便也。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

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雁門。○索隱

曰。服虔云。句音拘。章昭云。山名。在應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卽滅也。音亡格反。其後既與韓

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

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

築長城注正轉案長城水經云百道、札記案下長城ナシ、云フ案下長城二字ヲ衍ス、官本ナシ、又百道ヲ白道ニ作ル、云フ白道百二道ス、水經河水注ニ依テ改ム、又若類毀、云フ河水注毀ヲ基ニ作ル、又公突ヲ沿路ニ作ル、云フ官本沿、河水注ト合ス、各本公ニ誤ス。並陰山注陽山北、札記云、蒙恬傳、集解、陽山在河北ニ作ル、此在河二字ヲ脫ス。

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長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類毀焉。公奚互嶺東西無極。蓋趙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音傍。白浪反。○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關爲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土俗名爲高關也。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媯州。○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

悉收河南地、後魏曰、河南地ハ、今ノ河陰是ナリ、廣サ七百里、新秦中ト號ス、蒙恬取ル所ノ者ナリ、按ニ明ニ河套ト稱スル者ナリ。

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索隱曰。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貴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革反。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漸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云。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齊壤殖穀也。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涼甘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曰頭曼。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者。廣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探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

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韋昭曰。曼音曠。○索隱曰。曼音莫。官反。

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

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

索隱曰。冒音。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

染。緋黃。採取其上。蒸鮮者。作胭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胭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

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

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韋

昭曰。矢鏑飛則鳴。○索隱曰。應劭云。髡箭也。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

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

左右或不敢射者。札記云。者字疑衍。ナリ。

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

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

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

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

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

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疆盛。聞冒

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

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

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

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

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

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曰。按境上斥堠之室。甌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

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云。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札記雜志云。侵燕代ノ三字下文ニ因テ行ス。漢書漢紀並ニナシ。

朝那。唐注秦因不改。札記云。秦因二字疑。例ナリ。

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唐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

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

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索隱曰。蠡

又音。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黎。隱曰。裴氏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為左屠

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蘭氏。正義曰。顏

自如左右賢以下。札記賢下王字アリ。云フ舊本王字アリ。各本脫ス。大者萬騎云云。立號曰萬騎。方苞曰。二十四長中。數千騎ナル者ト釋

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
呼衍者也。爾姓今亦有之。
爾氏注述呼衍者也。漢書行呼延三作。

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媯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媯州也。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

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綏州也。以西接月氏氏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

以西接月氏氏羌。札記云。漢傳月氏二字。索隱本ト合入。注三苗。妻姓。札記妻字。羌二作。

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氏。又魚豶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置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文云。氏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妻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阿闐之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廡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各有

最為大國。札記志疑云。國字ヲ衍入。

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

什長注案。案國志。札記云。當二百官志二作。カハシ。

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備起什百之中是也。裨小王相封都尉。

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

祠。五月大會籠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祭

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蹕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蹕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曰。相競趨蹕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褕。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蹕聲相近。或以林為蹕也。○正義曰。師古云。蹕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乘騎馳遠。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課校人畜。正義曰。許又反。計其法拔刃

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音烏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錫杖也。三者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輾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輾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

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

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巳。其送死者。有棺槨金銀衣

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家曰逗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

有罪小者軋注如淳云。錫杖也。札記杖ヲ扶ニ作ル。云。單本扶。各本杖ニ作ル。漢書注同。

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

祠。五月大會籠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

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蹕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蹕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曰。相競趨蹕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褕。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蹕聲相近。或以林為蹕也。○正義曰。師古云。蹕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乘騎馳遠。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

課校人畜。正義曰。許又反。

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音烏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錫杖也。三者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輾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輾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

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

日上戊巳。其送死者。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家曰逗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

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

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

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

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

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與死者盡得死者

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

鬲昆薪犁之國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

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

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

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

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

丁靈、札記丁零二作ル、注同シ、云フ索隱本零、各本靈二作ル、注接習水、云フ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注魏略ヲ引テ、安習水二作ル。

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

徐廣曰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

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

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索隱曰驪音武江反案青驪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云驪不純也說文云驪面類皆白爾雅云黑馬面

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云驪黑色南方盡騂馬索隱曰案詩傳曰赤黃曰騂高帝

乃使使閒厚遺闕氏闕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

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

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

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索隱曰傅音

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

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寢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城。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止。復

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曰。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

烏孫呼揭注正義音型、札記禁二作ル、云フ型ニ誤ス、集解ニ依テ改ム。

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

徐廣曰。一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

烏孫呼揭。

音築。○索隱曰。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型。又其例反。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時居瓜州。

奴。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

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

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零淺奉

書。零音火胡反。○索隱曰。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顏

可駕車也。二駟。八疋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

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

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

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曰。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

澤鹵注上音息。札記曰。今正ス。

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

係零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

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

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

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

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

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

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

徐廣曰。一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

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爲表。綺爲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

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疎一。比音鼻。小顏云。辨髮之飾也。黃金飾具

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

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賈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

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繪各四十匹。正義曰。綈音帶。○索隱曰。案說文云。綈。厚繒也。使中

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雞。粥音育。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孝文皇

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

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

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繪絮食物。中

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

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

漢矣。章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繪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

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

之便美也。湏。乳汁也。音都奉反。○索隱曰。字林云。湏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湏。臣堯人所具也。於是說教單于左

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正義曰。上許又反。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

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

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今廣大長。倨傲其辭。曰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

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

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

漢物不過什二云云。頗師古曰。漢物十之十分ノ二ナレバ。則盡ク匈奴ノ處ヲ得ルナリ。

數單于左右疏記。頗師古曰。疏ノ之ヲ分條スルナリ。

乃同穹廬、頡頏古曰、其形穹隆、故穹廬曰穹廬。

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

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

作。人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物反。

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

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

喋而佔佔。喋音課。利口也。佔音昌占反。衣裳貌。

冠固何當。

言雖復著冠。固何益所當。○索隱曰。鄧展云。佔。嚼耳語。服虔曰。口舌爲喋。如淳

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著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爲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

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盛也。音若靡。盛之盛。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

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爲緡侯。白丁反。○索隱曰。卬音五郎反。虜人民畜產甚多。

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雋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

合其量中必善美而已、頡頏古曰中、頡頏ノ如シ、量中トハ其數ニ滿ツルナリ。

至彭陽、札記經書石云、正義二據レハ、則據ル所ノ本城ニ作ル、頡頏

古曰、今ノ彭原縣是ナ

兵入燒回中宮。

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

候騎至雍甘泉。

索隱曰。崔浩云。候。邏騎。○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

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也。

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園丘處。

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

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

卿爲上郡將軍。索隱曰。案。表。盧作旅。古今字異耳。寧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

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正義曰。音赫。爲前

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樂布亦爲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

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

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

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

索隱曰。漢書作且渠。

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爲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子余反。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

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

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

暴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

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

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更始。徐廣曰。闕音掄。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

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

命作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

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

今聞漂惡民、頗師古曰、漂先列反、降下ナリ、意ナリ、下スナリ、ナリ、浸推陸曰、漂惡ハ、恐薄惡ノ如シ。

鄰國之敵、札記云、宋本毛本國敵五ニ易ル。

跛行喙息蠕動之類、顏師古曰、跛行ハ、凡ソ足アリテ行ク者ナリ、喙息ハ、凡ソ口ヲ以テ氣ヲ出ス者ナリ。

朕釋逃虜民云云、顏師古曰、逃虜民ハ、漢人逃レテ匈奴ニ入ル者、章尼等ハ單于ニ背イテ漢ニ降ル者ナリ。

漢過不先、顏師古曰、更ニ約ニ負カザルヲ言フ。

單于秣藁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跛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跛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輓。淮南子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遣之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遠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畱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

犯令約者、札記雜志云、當ニ漢書ニ依テ今約ニ作ルベシ。

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閒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

野蘭出物、札記奸二作ル、云フ索隱本好、各本野二作ル、中統本索二作ル、犯禁私出物也、干蘭、犯禁私出物也、十三字ヲ注ス、云フ波本脫ス。

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豎蘭。出物。與匈奴交。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奸音干。干蘭。犯禁私出物也。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在雁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徼。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

入馬邑而縱、漢書縱下兵字アリ、類師古曰、兵ヲ放ツテ以テ單于ヲ擊ツナリ。

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方苞曰、市物ヲ以テ其意ニ投合シ、侵盜スル勿キヲ冀フナリ。

云乃下具。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尙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

什辟縣、札記云、字新引、什字作什、皆斗ノ誤ナリ、志疑云、什辟斗ナリ、斗作什、斗ハ絶ナリ、縣ノ斗曲

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什音斗。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曲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卽斗辟縣中地。○正義曰：按幽州辟郡入匈奴界。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

シテ、匈奴界ニ入ル者、其中造陽ノ地ナリ、辟讀テ僻ト曰フ。

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
索隱曰：稚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鄒誕

生音直牙反。蓋稚斜。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
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亡降漢。

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

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

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

殺代郡太守恭及、札記及ナ友ニ作ル、云フ官本文、各本及ニ闕ス、按ズルニ、名臣表、衛青傳爲解、漢傳並ニ共友ニ作ル。

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正義曰：建蘇武父也。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瓊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微，要也。謂要其疲極也。要漢兵疲極則取之，無近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

得胡首虜萬八千餘，札記云，騎萬二千，疑衍字，疑騎傳字，漢書亦不。

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慙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主也。○索隱曰：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爲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韋昭云：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曰：西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

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詳李廣傳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

負私從馬、札配云、合刻本從字ニ於テ絶句ス、雜志云、當ニ漢書ニ依テ私負從馬ニ作ルベシ、顏師古曰、私ニ衣裝ヲ負フ者、及ビ私ニ從馬ヲ將キル者、皆公家發與ノ限ニ非ズ。

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疋。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

漢士卒物故、札記雜志云、漢士ト漢馬ト對文ナリ、索隱漢書ト皆卒字ナシ。
注魏志防、札記查テ蓋ニ作ル、云フ官本蓋、各本查ニ誤ス、按スルニ、隋志魏志雜防、卷、高堂陳撰トアリ。

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爲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爲物故。就朽故也。又魏壹訪議。高堂隆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

至匈奴河水、札記何河水ニ作ル、云フ索隱本、衛霍傳ト合ス、各本何下奴字ヲ行ス、漢書亦然リ、注河字ナシ、云フ水上河字ヲ行ス、漢書注ニ依テ刪ル。

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畱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畱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

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札記雜志云、能即當二即能下為ス、即不即能ト相對ス、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即ハ猶若ノ如キナリ。

漢使王烏等、札記志疑云、烏、類聚焉ニ作シ、李商隱李兵曹ノ爲ニ兄ナ祭ル文ニ、去節等類于王焉ト爲シ、蓋客獲全ト約チ爲ス。

西至酒泉郡、札記至チ置ニ作ル、云フ漢本至ニ誤ル。

肱、札記云、漢書肱ノ作ル、服虔音州縣。

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客官也。○正義曰。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日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正義曰。音致。以求和親。

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至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祁連間。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爲王庭也。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肱雷爲塞。漢書音義曰。肱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

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

三歲單于死、札記云、單于死三字疑衍ナリ、漢書ナリ。

泥野侯 徐廣曰、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

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徐廣曰、烏一作詹。年少號爲

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

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太羹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

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

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

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

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正義曰、杆音于。其冬。匈

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

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

因行將軍數、或文、故、本字ナリ。

捕首虜數千人、札記數上得字アリ、云フ宋本中統游毛並ニ得字アリ

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音鈞。又犁

至盧胸注正義、札記括地志地理志二作ル、云フ誤ソテ括地志ニ作ル、考證漢書ニ據テ改ム、相陽ヲ稠陽ニ作ル、支就縣ヲ支就城ニ、牢城河ヲ摩河城ニ作ル、皆云フ考證改ム、西北得府城、符ヲ宿ニ作ル、云フ宿ヲ符ニ誤ス、漢志北字ナク、服虔ニ、靡ノ下ニ胸字アリ。

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也。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郭列亭。正義曰。顯胤云。鄯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至盧胸。音衙。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窳靡城。按即築城障列亭至盧胸也。服虔云。盧。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彊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鄣。即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

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嗚乎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爲狙詐於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回視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

又曰。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綏御之方。竊于不得已之中而曲爲之處。惟文帝爲得。而仲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于夷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綏服要荒。漸次而至。風土之遞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山鑿井。安土重遷之民。塞之外卽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時時抄略。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卽位。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論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景時度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相安。雖尉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遂之出塞。卽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烟火萬里之樂。由此基之。使經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者。武帝一信莽翁狙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者。擾夷狄。尤而效之。罪殆已甚。逮其兵連禍結。海內蕭然。其害烈于匈奴之抄寇。何啻萬萬。董生之論。似過于弱。而實足以藥武帝之膏肓。固乃歷歷排闥之峻。何歟。不然。文帝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效竟何如哉。

何景明曰。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爲武安君。商鞅爲商君。范雎爲應侯。漢武以衛青爲大將軍。李廣利爲貳師將軍。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

余有丁曰。傳內每言擊胡。胡輒入邊殺掠。及置胡使。胡亦置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破

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泥野。李陵武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而末得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實寓譏云。

凌約言曰。太史公紀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序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略甚多。紀酷吏傳。先之以吏治蒸蒸日上。然後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滋起。可見匈奴盜賊之變。皆武帝窮兵酷罰致之。此太史公微意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

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之家也。

其父鄭季

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

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

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

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

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

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時。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

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

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

索隱曰。漢書云君孺。

次女少兒。次女即

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

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

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閒。故曰民母。

今本亦或作民母也。

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

索隱曰音去聲。

青嘗從入至甘泉居

室。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

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

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母。答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

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

堂邑大長公主女也。

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尙景帝姊長公主。子季須。元鼎元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

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

時給事。建章未知名。

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

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

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

人奴之、生得母答罵云云、發喪曰、人奴之、一句下爲之、生得母答罵即足矣、一句下爲之、生得母答罵乃與等爲伍、生同之、謂人方之我、奴之、平生管屬、安得封侯事、味、安得封侯事、味、安得封侯事、健、今人或人奴之、生、以、一句下爲之、只、一字、移、上、在、凡、近、之、。

與壯士篡取之、札記、蓋上往字アリ、云、索

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閒累千金。冷風

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

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

上召貴掌。公孫

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

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

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

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

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

夫人有男。

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

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

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

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

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

索隱曰：高關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也。

遂略河南地，至

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

朔方郡。

正義曰：今夏州也。

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

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

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

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

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

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

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

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

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

故興師遣將

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

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

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

正義曰：即

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

至高關，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

度西河注云：勝州東河，札記云：今二作ル、云フ今チ云ニ誤ル、考證改ム。

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

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

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谿舊塞也。

絕梓領，梁北河。

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正義曰：括地志云

梁北河在靈州界也。討蒲泥，破符離。

晉灼曰：二王號。○索隱曰：崔浩云：北塞名。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

三千七十一級。

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

執訊獲醜。

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處，獲得衆類也。

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

入殺代郡太守友。

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

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

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

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

李沮

文穎曰：音沮。

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

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

右賢王驚夜逃、札記云、中統游本述、連二作、按ズルニ上下文、以テ之ヲ審ニスルニ、疑フ夜逃二字行ナリ。

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衆男

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

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正義曰。伉。音口浪反。青子登為發干侯。青

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保中。正義曰。襁。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

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

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願祕監云。傅。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傅。音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

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號。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臨渾。徐廣曰。渾。渾在朔方。音庚。○索隱曰。服。虔云。渾。塞名。漢書作。渾。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博。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搏。猶轉也。以千三百戶。封說為

龍領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

甯侯。徐廣曰。甯。宜作。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甯。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

臣青子在襁保中、札記云、襁保、襁保二作、中統游本述、連二作、按ズルニ上下文、以テ之ヲ審ニスルニ、疑フ夜逃二字行ナリ。

合騎侯注驃騎、一本車騎二作。

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保中。正義曰。襁。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願祕監云。傅。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傅。音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號。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臨渾。徐廣曰。渾。渾在朔方。音庚。○索隱曰。服。虔云。渾。塞名。漢書作。渾。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博。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搏。猶轉也。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領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甯侯。徐廣曰。甯。宜作。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甯。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

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安樂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

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張晏曰。正軍正也。閔

名也。○正義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

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

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

再從大將軍受詔。札記云。采本中統游毛本受。一。大將軍三字。重。按。漢書亦同。

季父羅姑比注顧氏。札記顧氏。本作。云。本。各本並。顧。作。

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

索隱曰。服虔音颯。搖。大顏案。荀悅漢紀作。粟。鷓。粟。鷓。勁疾之貌也。粟音頻妙。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

反。鷓音弋。召反。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

過當。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

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第。產。即大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

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

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

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竇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竇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亦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鬣白色。一曰。髦尾。詳匈奴傳。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鞬。漢書音義曰。音戾山。

張騫從大將軍。札記云。毛本張騫。上校尉二字。アリ。漢書ト合ス。

驃騎將軍注正義說文云。札記驃字。ナ。刪。上白字アリ。云。驃下驃字。ナ。行。一曰。下白字。ナ。脫。ス。說文。二。依。ナ。刪。補。ス。驃字。說文。發。ニ。

作ル、集約類當引ク同
シ、疑フ此誤ル。

驃騎者弗取、顔師古曰、
拒戰スル者ハ誅シ、服
スル者ハ則赦スチ官フ
ナリ。

盧胡王注正義有其關
姓、札記其字是二作ル、
云フ是ナリ其ニ誤ル、考
證漢書注ニ據テ改ム。
誅全甲、札記云、漢書
云、銳悍者誅、全甲獲
虜ト、疑フ此缺ナリ、
按ニ漢書注顔師古曰、
全甲ハ軍中ノ甲喪失セ
ザルヲ謂フナリ。

名也。討遼濶。索隱曰。遼音速。濶音卜。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遼濶王。則是國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

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懼。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反。懾之涉反。冀獲單于。

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

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顔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卽其種。誅全甲。徐

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具足不失落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

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爲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儲。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

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

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

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

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

行畱。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

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

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燉煌祁連山。餘衆保南山。得會涂王。張晏曰。胡

遂號小月氏。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卽天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卽天山。祁連恐非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

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

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正義曰。率音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

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爲是也。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

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濶王。捕稽且王。正義

曰。遼音速。濶音卜。○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

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

師大率減什三、茅廣曰、
若シ注一説ノ如キ、則
是方ニ驃騎ノ功ヲ被
シ、而テ又其損失ノ數
ヲ計ルナリ、當ニ小顏
云フ所ニ依ルベシ。
稽且王、札記且ヲ沮ニ
作ル、云フ索隱本注、注
同シ、各本且ニ作ル。

前行捕虜、如師古曰、前行ハ軍ノ前ニ在リテ行クヲ謂フ。校尉句王高不識、方苞曰、不識何奴ニ在ル時、句王ト爲リ、漢ニ降ル後、校尉ト爲ル。

封爲煇渠侯、札記志疑云、漢書ノ驃ナリ、觀ハ表ニ在リ。

先其大將軍、札記雜志云、本先其大軍ニ作ル、漢書將字ナシ、上文直業大軍數百里赴利ト曰フ、是其證ナリ、薛西谷曰、大將軍背、去病ニ於テ親ト爲ス、故ニ其ト曰フ、此說ハ大將軍ト爲シテ見ルナリ。

使人先ヨリ報天子要邊ニ至ル、札記使人先要邊ニ作ル、云フ蓋則此五字ニ止ル、各本使人先ノ下、遣使向邊境要邊漢人合報天子十三字ナリ、雜志云、乃集解誤テ正文ニ入ル、索隱本先要邊三字ヲ出シ、漢書使人先要邊邊ニ作ル、皆其證ナリ、按ズルニ此說確ナリ、惟行スル所ノ字、是集解ノ文ナルヤ否ヤ、或ハ後人ノ旁注誤入ニ係ル、未ダ知ルベカラズ、今止ダ舊刻ニ從フ。

鷹庇爲煇渠侯注索隱作雍、札記雍ナリニ作ル、云、モト雍ニ爲ス、漢書

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

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張晏曰從

驃騎將軍有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爲號。○索隱曰案二人並匈奴人也。從驃騎將

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三字共爲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

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校尉

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朋。疑多是誤煇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

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所

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宜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遲留零

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

合也。

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

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

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

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

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

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

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

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

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索隱曰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

裨王呼毒尼。爲下靡侯。文穎曰毒尼胡王名。鷹庇爲煇渠侯。徐廣曰一云鶻營。○索隱曰漢書鷹作雍。

ニ依テ改ム、按ニ漢書
注、文類曰關音屬。

大當戶銅離注徐廣作銅
離、札記曰銅離一作銅
云、索隱曰徐廣一作銅
與漢書功臣表同、考證
云、漢書本傳銅離二作
リ、功臣侯表銅離二作
ル、此ト俱ニ與ナリ。
及張衆萌、顏師古曰、
萌字配ト同シ。

仍與之勞、札記志疑云、
漢書與ナ興ニ作ル、顏
師古曰、重テ軍旅ノ勞
ナ興スナリ。

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
留、漢書注、一日漢兵
不能輕入而久留也、此
說ニ從ヘバ、漢兵幕ヲ
度リ輕留スル能ハズト
爲スト讀ムベシ、注即
沙幕ノ幕、札記漢ニ作
ル。
元狩四年春、札記云、
元狩四年四字疑フ衍ナ
リ、漢書ナシ。
轉者証軍注轉軍、札記
轉軍ニ作ル、云フ軍ニ
戰ス、注校改ム、顏師古
曰、轉ハ輜重ヲ運スル
ナ謂フ、輜ハ接ナリ。

庇音必二反。又音疋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輝渠封僕朋。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正義曰。輝渠表作順梁。

侯。徐廣曰。禽一作鳥。○索隱曰。案表作鳥梨。

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

徐廣曰。離一作銅離也。○索隱曰。徐注與漢書功臣

表同。此文云銅。決。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

弦萬有餘人。誅獯騶。晉灼曰。獯音欺。譙反。○索隱曰。說文。獯作。行疾貌。悍音胡。且反。獲首虜八千餘級。

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

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幸既永綏矣。

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

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

並是故塞外。又。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

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

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

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

留。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

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

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數十萬而敢力

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

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

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

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

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

遼東六歲。札記。二作
ル、云フ毛本。各本
原二誤ル、孤師古曰、
重ハ驃騎馬子ニシテ、
堅忍ナリ、單于自ヲ善
走。二乘リ、而テ壯騎
之ニ隨フナリ。

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拏。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逮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徐廣曰。寘音田。得匈

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索隱曰。谷音祿。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闕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齋。絕大幕。

約輕齋。類師古曰。輕
齋。輕也。以テ自ラ
ヘズ、而モ齋ス所ノ糧

食少キナリ、一日、廣
字表ト同ジ、表發テ謂
フナリ。

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者。

晉灼曰。王號也。○索隱曰。比音必耳反。轉擊左大將。索隱曰。案漢書名雙。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

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索隱曰。李奇云。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

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為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祭地曰禪。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

索隱曰。按崔浩云。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志在沙漠北。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

減什三。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遠與卓同。卓遠也。以五千八百

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

曰。與音余。不失期。從至橐余山。索隱曰。橐余音桃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

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作衛山。從驃騎將軍

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

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劉。小顏音之寃反。軒音九言反。以

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

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

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曰。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

大庶長。索隱曰。案徐自為也。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

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

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

為大司馬。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定令。令驃騎

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

皆為大司馬ノ下、札記、
集解如淳曰、大將軍驃
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
也ト注ス、云フ凌本脫
ス。

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勝氣在中也。周仁陰重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

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

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

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

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

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內。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

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營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蹴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若云。鞠毛可蹋。以毛為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曰。按蹴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

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

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

悼之。發屬國玄甲

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

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

像。祁連山。

索隱曰。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

對。又有石人也。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

索隱曰。案景桓。兩諡也。布義行剛。是武諡也。辟土服遠。是廣地之諡也。以去病平生有武藝及廣邊地之功。故云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也。

子嬪代侯。

索隱曰。嬪。音市。

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

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

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

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

徐廣

曰。元封五年。諡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

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

發屬國玄甲。玄甲。蓋師古曰。其非。送。之。之。寶衛。所以。之。之。甲。甲。甲。黑。色。之。謂。之。ナ

尚平陽公主、札記公上長字アリ、云フ宋本中統游毛本長字アリ、他本脫ス。故長平侯、札記云、疑フ長平當ニ宜春ニ作ルベシ。六歲坐法失侯、札記志疑云、此後人ノ妄増ナリ、侯侯ナシフ天漢元年ニ在リ、建元侯侯、今侯侯ト書ス、則史公本書ニ非ザルヲ知ル。左右兩大將軍云云、札記右ナ方ニ作ル、云フ此行宋本中統游毛皆提セズ、王本按本方ナ右ニ屬ス、按ニ左方ハ猶以下ト書フ如シ。

無傳者曰、札記云、此句ニ據レバ、疑フ附屬諸人皆後人ノ増ス所ナリ、故ニ天漢後事ニ及ブ者アリ、辨志疑ニ見ユ、今具セズ。

將軍公孫賀、錢大昕曰、公孫賀、李蔡、皆官至相ニ至ル、而將軍ヲ以テ之ヲ目ス、蓋漢人將軍ヲ以テ重ト爲ス、且諸人皆衛霍ニ從テ功ヲ立ツ、其相位ニ在ル、初曰リ表見ナシ、故ニ但將軍ト稱スルノミ。

以浮沮將軍出五原、錢大昕曰、匈奴傳ニ、賀萬五千騎ヲ將キテ九原ニ出ルニ千餘里、浮沮井ニ至リテ還ル、浮沮即浮沮、蓋地ヲ以テ名ヅク、趙破奴匈奴浚稽將軍ト爲リ、李廣利貳師將軍ト爲ル、亦其類ナリ。七爲將軍、錢大昕曰、七當ニ五ニ作ルベシ。

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

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

爲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爲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

邪。景帝時爲平曲侯。徐廣曰。爲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

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窳侯。後一歲

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

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爲巫

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室。○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

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

以郎事武帝、漢書景帝
帝二作。為驃騎將軍、札記云、
官本云驃字衍ナリ、志
疑及ビ漢余有丁ノ脱ナ
引ク同シ、余有丁曰、
驃騎將軍、武帝名ヲ立
テ以テ去病ヲ龍入、本
傳前ニ賀龍取將軍ト爲
リ、又驃將軍ト爲ルト
曰フ、此驃字必誤ナリ。

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
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
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
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
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杆音于。七歲。
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
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閒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
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組。豆之組。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

內史為疆弩將軍。後一歲復為疆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

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

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

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

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

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

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家在大猶鄉、札記家ヲ
家ニ作ル、云フ宋本淺

本家ナ家ニ誤ス、程一
枝曰、蘇建ノ家大猶郷
ニ在リ、張騫ノ家漢中
ニ在リ、二家字本家ニ
作ル、空字形相似ルニ
因リテ誤スルナリ、太
史公此二家ヲ載スル所
以ノ者、正ニ張騫ノ家
祁連山ニ像ルヨリ、之
ニ波及スルノミ。
爲博望侯三歲、札記三
上後字アリ、云フ後
字ナ脱ス。
家在漢中、札記亦家ニ
作ル、云フ宋本漢本家
ナ家ニ誤ス。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翁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

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

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解見索隱祿人也。

索隱曰。縣名。在馮翊。祿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祿音謂。正義曰。上都。誨反。雍州同官縣。本漢祿祿縣也。

武

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

斬。贖爲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領侯。坐

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

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

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

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

正義曰。以善御求見也。

侍中。爲校尉。數從大

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

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徐廣曰。再出。以剿姚校尉也。

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

斬捕虜首。札記首虜ニ作ル、云フ宋本毛本首虜、他本誤倒ス。

酒泉之地注正義謂涼州等州、札記、官本云、謂上縣、酒泉二字、脫ス。

平州人注正義今邠州、札記邠字作、云、フ、汾、邠、二、誤、考、證、唐、志、二、據、改、ム。

後二議注元封二年、札記云、游本二年、三年、二作、表、ト、合、ス。

之地。正義曰。河謂隨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郡。今邠州。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

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

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騎

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

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

封為泥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為浚稽將軍。將一萬騎。擊匈奴左

自衛氏與コリ無為侯者ニ至ル、札記志疑云、此三十三字、史記前、當ニ上文六歲坐法失侯ノ下ニ在ルベシト、是ナリ、然ルモ亦皆後人綴イテ誤ル者ナリ。太史公曰云云、王鳴盛曰、衛將軍驃騎列傳、戰功ヲ敘述スル詳ト雖モ、而モ其短ヲ指摘スル特ニ甚シ、其論贊、又蘇建大將軍ヲ贊メ、至テ尊重ニシテ、而テ天下賢士大夫稱スルナシ、宜ク賢者ヲ招選スベシ、大將軍謝スルニ、法ヲ奉ジ敢テ士ヲ招カザルヲ以テス、傳中和柔自矜等ノ語ト相應ズ、其下則云、驃騎亦此意ニ放フ、而テ末來スルニ一句ヲ以テシ、云、其為將如此ト、論體應ニ褒貶ヲ加フベシ、此ハ則チ敘述ニシテ止ミ、可否スル所ナシ、

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

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

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

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

夫母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

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

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

士。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本奴虜。勿總戎行。姊配皇極。身尙平陽。龍營斯儗。取亂弊章。剽姚繼踵。再靜邊方。

乃論之變例ナリ、隱ニ以テ其人本ト庸愚、兵ヲ用ヒ、勝ヲ制スル、皆民力ヲ竭シテ、以テ功ヲ成ス、豈真ニ謀略アラシ、敵未ダ滅セズ、家ヲ以テ爲スナキモ、亦非自矜ノ詞、其本心ニ非ザルヲ見ハス、上益之ヲ重ンズル者、燕齊怪迂ノ士、擬驍神仙ナ談ズルヲ信ズルト同、一欺ヲ受ケルノミ、此蓋ノ意ナリ、又曰、李廣傳贊、其死スル天下知ルト知ラザルト皆哀ナ盡シ、忠誠ニ士大夫ニ倍ゼラレザルヲ美ス、衛青傳贊ハ、則其背テ士ヲ招カズ、位尊ウシテ天下賢士大夫稱スルナキヲ著ス、兩相形シ、優劣自ラ見ル、乃背名士ヲ薦メズト爲シ、而テ何危主父優ノ如ク、殘賊滅盡ノ如キ、皆其薦ムル所、又郭解ノ爲ニ附ウテ關内ニ徙ルヲ免ル、然ラバ則背特ニ賢ヲ薦メザルノミ、不肖者ニ於テ未ダ背テ交通援引セザルナラザルナリ、又曰、侯季傳末、忽ニ語ヲ贊

シテ云、衛青、霍去病、亦外戚ヲ以テ貴幸セラル、然ルニ頗ル材能ヲ以テ自ラ進ムト、一ニ此二人ヲ以テ、本侯幸ニ入ルベキ者ノ若クス、子長ノ措詞此ノ如シ。

陳仁子曰。賓客之害。吾於史遷贊孟嘗。又於第五倫彈竇氏。一再言之矣。特孟嘗之時。天下分列。猶不足資也。竇氏立清朝。植私黨。大可罪矣。若夫以大將軍之勢。誰能禦之。而能以嬰蚡之賓客。爲懲。亦可謂善處盛強者。然且未也。黠爲揖客。大將軍猶賢之。殆非純以客爲賤者。客固有賢不賢也。乃若宰相之職。則又不然。要當如狄梁公呂正獻。不爲私門植桃李。而爲國家收拾人才。殆又不可以青籍口。

楊維禎曰。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荐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荐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荐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荐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黃震曰。衛青者。奴隸鄭季之遺孽。而霍去病其甥也。漢武帝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爲后。因生事夷狄。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曰驃騎將軍。公孫敖嘗脫衛青於難。亦官之至。將軍。青之長姊嫁公孫賀。賀爲將軍。且至宰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門下人也。他日貳師將軍亦以從宮故。生事大宛。而使之貴。帝平生窮兵黷武。使海內蕭然。觀其所由。往往爲榮宮妾地爾。而曰春秋大復讎之義。其誰欺欺天乎。且受圖與嫂責。未可以讐言也。文景和親相安已久。否而嚴守備。則置一李將軍。匈奴不敢入塞矣。何紛紛爲。

又曰。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殊無奇績。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如此。豈常手可望哉。王世貞曰。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爲太史公敘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

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細者。豈盡天幸耶。至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於淮南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置口出焉。彼其材力。果負誼。饒仁卹。指畫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廢以老。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靡耳。奈何雍容取公相爲也。彼蓋以李廣自況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推勝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

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也。

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辜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

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

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

以爲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

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

齊菑川國薛縣人也。錢大昕曰。漢志薛縣魯國。屬之。齊下菑川。二屬之。說者儒林傳。引齊。平津。稱薛。薛人。下爲。既。薛人。上。則。上齊菑川。傳。元光。年。文。學。推。上。菑。川。國。復。推。上。弘。人。之。推。上。則。平。津。菑。川。人。之。推。上。則。菑。川。本。齊。之。地。故。二。波。豎。弘。之。時。云。齊。人。多。詐。而。無。信。實。史。菑。川。下。昔。又。齊。下。昔。者。當。時。通。俗。稱。齊。人。多。詐。而。無。信。實。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勃。海。下。昔。也。又。齊。下。昔。

ブ、此ト一例、史ノ誤
ニ非ズ、漢書齊字ナシ、
班氏刪ル所ナリ、漢志
齊國祇三縣アリ、臨
縣ナシ、然ルニ高五王
傳、青州刺史奏ス、苗
川王終古、魯侯行アリ、
諸フ逮捕ヒン、詔アリ
四縣ヲ削ル、安ソ薛縣
削ル所ノ内ニ在ラザル
ナ知ランヤ、且漢志載
スル所、郡國領縣若干、
皆元成以後ノ制、王國
大者僅ニ十餘縣、小者
三四縣、蓋吾モト河間
ニ屬シ、良鄉安次文安
モト燕ニ屬シ、涿城モ
ト趙ニ屬スルノ類ノ如
キ、類ニ列傳アリ、略
一ニテ見ル、未ダ志ニ
據テ以テ傳ヲ駁スベカ
ラザルナリ、札記云、
毛本齊國二字ナシ。
元光五年、札記志疑云、
漢書武紀元年ニアリ。
弘為人恢奇多聞云云、
方苞曰、恢奇多聞ナリ
テ、弘ノ人ト爲リテ蔽
フ、惟恢奇、故ニ多聞
ニシテ、天子以テ敦厚
ト爲スナリ、惟天子以
テ敦厚ト爲ス、故ニ惟
汲黯ノ詰、動カス能ハ
ザルノミナラズ、即左

右依幸ノ毀モ、亦人ル
能ハザルナリ、其人主
廣大ナラサルヲ病フト
稱シ、及ビ陽ニ買臣ノ
職ニ屬シ、陰ニ主父ニ
稱シ、董相ヲ使ス、詐ナ
リ、而テ何奴ニ使シ還
リ報ジ、上ノ意ニ合ハ
ズ、數々西南夷ニ通ジ、
朔方ニ築キ、涿郡ヲ
置クナ疎キ、汲黯詰
スレバ、反テ其忠ヲ稱
シ、天子ナシテ其行ヲ
察シテ以テ敦厚ト爲サ
シムルハ、所謂恢奇ナ
リ、黯詰ルニ約ニ背ク
不忠ヲ以テスレバ、則
曰知臣者云云、黯其儉
以テ詐ヲ飾ルヲ詰レ
バ、即曰若仲修擬於君
云云、所謂辯論餘アル
ナリ、淮南衡山ノ反ス
ル、泛ク傳記ヲ引キ、
覽者ナシテ其意向ナキ
ル英ラシメ、而テ其體
私ヲ究ムレバ、則自ラ
谷ヲ引テ以テ人主ノ意
ヲ釋ク、所謂文法ニ習
ヒ、而テ又緣飾スルニ
儒術ヲ以テスル也、凡
此類皆恢奇ヲ以テ其詐
ヲ行フナリ、天子豈ニ
報ジ、一ハ則曰君宜知
之、再ハ則曰君宜知之

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
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
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
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
中之持正處
大入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
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
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
以儒術飾文法如衣服
二歲中徐廣曰一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
之有領緣以爲飾也云一歲
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
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

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
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
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
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
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
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爲不可不致逆上耳
○正義曰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
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
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
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
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

其通學者多造へ詐ナ飾
ル、不忠ノ實掩フヘカ
ラス。

封平津侯注功臣表曰元
朔三年、札記云、三當ニ
五ニ作ルベシ、既建元
功者表ニ見ユ。

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
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
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
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
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
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爲丞相弘
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
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殼而已言不精整也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

恐竊病死、方苞曰、竊恐
ノ字、例ナ倒スルナリ。

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
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
之計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臣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禮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
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
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
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是百
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
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

素負薪之病、猶孟子采薪之憂、如シ、病テ新テ采ル能ハザルナリ。

善惡惡君宜知之、札記云、君宜知之四字、上文ニ復行ス、漢書ナシ、蓋篇後續錄、元后ノ語、誤倒下ニ在ルニ因リ、刊者彼ニ從テ増入スルナリ。

因賜告牛酒雜帛、告ハ假告ナリ。

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尙文遭遇右武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弘凡爲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

子度嗣爲平津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

坐法失侯

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遺鉅野令史成詣公車論爲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爲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閒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學長短縱橫之術、按雅陸曰、長短縱橫ノ說、戰國策ニ出ヅ、蓋蘇秦張儀ノ謀、彼ニ赴クヲ短ト爲シ、此ニ歸スルヲ長ト爲ス、故ニ戰國長短策ト名クルナリ。

衛將軍ハ衛青ナリ。

秦蒐秋獮云云、獮師古曰、春ハ陽中ト爲ス、其行木ナリ、秋ハ陰中ト爲ス、其行金ナリ、金木ハ兵器ノ資スル所、故ニ此時ニ於テ、蒐獮治兵スルナリ、蒐ハ蒐索ナリ、獮ハ殺氣ニ應ズルナリ、振ハ整、旅ハ衆ナリ、獮音先淺反。

靡敵中國、札記敵ヲ獎ニ作ル、云フ索隱本獎、各本敵ニ作ル、注亦獎猶濁敵也ニ作ル。

地固澤鹹鹵、札記雜志云、鹹字後人加フル所ナリ、漢書澤鹵ニ作リ、漢紀斥鹵ニ作ル、澤即斥ナリ、按ズルニ匈奴傳亦澤鹵ト云フ。

起於東睡、札記東ヲ黃ニ作ル、云フ索隱本漢書ト合ス、各本東睡ニ作ル、誤ル、獮師古曰、黃睡ニ睡ノ名ナリ、他ニ東萊ニ在リ、東萊及ビ琅邪海諸郡ヨリ皆轉輸セシメ、北河ニ至ルヲ言フナリ。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獮師古曰、六斛四斗ヲ鍾ト爲ス、其道路費ス所ヲ計ルニ、凡百九十二斛ヲ用ヒ、乃一石至ルヲ得ルナリ。

從之如搏影、獮師古曰、搏ハ擊ナリ、人ノ陰影ヲ搏ツ、得ベカラザルヲ言フナリ。

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入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飭閱車徒。以順時氣。

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敵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靡音廢。敵猶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

固澤鹹鹵。徐廣曰。澤一作斥。○瓊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

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

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睡。琅邪負海之郡。徐廣曰。睡在東萊。音純。○索隱曰。睡音逐。瑞反。注音純。其音同。轉輸

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

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

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

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中昔秦事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己。若章邯之比。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

下修近世之失。札記雜志云。修字當二漢書二依字稍二作ルベシ。

是時趙人徐樂。錢大昕曰。漢書二樂燕都無其人ナリ。

齊陳矜。甄師古曰。矜ハ戟ナリ。矜ハ戟ノ把ナリ。時二樂兵器ヲ銷ス。故二但戟ノ把アルノミ。下怨而上不知也。札記志疑云。也字衍ナリ。

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音岳。嚴本姓莊。莊者明帝諱。後竝改姓嚴也。安及徐樂竝拜郎中。樂後爲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

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桓上最者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

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屨。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

五伯者、札記云、宋本五ノ字ナシ、按ニ漢書亦同ジ。

主海內之政、札記中統毛本主ナリニ作ル。

而修其故俗、札記雜志云、修字亦當ニ漢書ニ依テ稍ニ作ルベシ。

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胄生蠶。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索隱曰。虡音巨。鄒氏本作據。音同。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絲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爲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

三三〇

尉佗屠睢、錢大昕曰、漢書佗字ナシ、札記志疑云、南越傳、尉佗越ヲ攻ムル事ナシ、下文尉佗越ヲ成スルニ因リテ誤行ス、毛本睢ヲ睢ヲ作ル。

陳勝吳廣舉陳、顔師古曰、舉ハ兵ヲ起スナリ。景騎舉郢、札記騎ヲ駒ニ作ル、云フ游王柯浚本並ニ駒ニ爲ス。

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案尉官也。佗。趙佗也。音徒。何反。屠睢。人姓名。睢音雖。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勝。廣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疎也。下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儻舉齊。景騎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

三三一

壤長地進注壤進益也、
札記注壤長進作ル、
云長進壤長進作ル、
書注二依テ改ム、顔師
古曰、其稍攻伐シ、土
壤ナ進益シテ、以テ疆
大ニ至ルヲ言フナリ。

橋筋漢書橋筋ニ作ル、
如師古曰、橋ハ曲ナ正
シ直カラシムルナリ。

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
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長地進。進益也。至于霸王時。
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
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
略濊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熒音白。北反。又皮。濊州。地名。即古濊陌國也。音紆。廢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
龍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謂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
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
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
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
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

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
也。王鳴盛曰。公孫弘、
及主父偃、徐樂、嚴
安、皆傾險浮薄。徒
、而於其上。書シテ事
ナ首フヤ、皆能ク用兵
ヲ諫止ス、蓋是時若キ
聖ノ如キ者、猶正論ニ
倚テ以テ其說ヲ行フ、
武帝亦喜テ相見ル晩キ
ヲ恨ム、武帝文ヲ好ム、
故ニ其辭ヲ愛シテ其己

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
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旁
足以束制其民也。○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
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
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
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
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
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佗史記本皆不見。
嚴安。此旁所纂者。取漢書
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
記。相承闕脫也。○索隱曰。纂音撰。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
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
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

二悖ヲナシ賈メザルノ
ミ、假既ニ任川セラレ、
遂ニ朔方ニ築キ、以テ
匈奴ヲ滅スルノ本ト爲
スナリ、初通ノ驛騎
ト大ニ相矛盾ス。
數見上疏言事、札記志
疑云、數見ノ上、當ニ
漢書ニ依テ假字ヲ増ス
ベシ。
遷樂、志疑云、樂字衍
ナリ。

假有功焉、札記假上蓋
字アリ、云フ蓋字與增
ス、蓋對ト合ス。

且丈夫生不五鼎食云云、
張晏曰、五鼎食ハ、牛

羊豕魚雞ナリ、諸侯ハ
五、大夫ハ三、頗爾古
曰、五鼎ハ、饗祭セラ
ルルノ狀ナリ、
暴施之注索隱不跌、札
記云、跌疑フ軼ノ誤ナ
リ、說文、軼ハ車相出
ルナリ、類篇一ニ侵軼
ト曰フ、體及ト近シ。

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
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
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
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
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廣曰。元朔二
年。始令諸侯王
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
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假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
遺累千金。人或說假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
二應傳首所以未遇時情年
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

三三四

三三五

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索隱
曰。按假言吾日暮途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
本作暴。暴者言己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急也。
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
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
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假盛言其便。上竟
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
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
案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
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假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
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

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浚孔車收葬之

徐廣曰孔車浚人也沛有浚縣○索隱曰浚戶交反車尺奢反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

徐廣曰漢

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

上方鄉文學招俊父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

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曰按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

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

始之盛也、札記始治
二作ル、云フ宋本毛本
治、他本始二作ル。

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

減於制度而可施行、並份曰、品制ニ於テ減ズルアリト雖モ、而中倫實ニ久シクスベキナリ明フ。

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曰。漸。

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按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

遠。

迹。羊豕之間。韋昭曰。遠迹。謂耕牧在於遠方。○索隱曰。案公孫收豕。卜式收羊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

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索隱曰。父理也。府庫充實。而四夷

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

生。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蓋或畫績以為榮飾也。見主父而歎

息。索隱曰。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羣臣慕嚮。異人竝出。卜式試於芻

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
 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
 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
 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
 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
 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
 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
 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
 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

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
 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寬儉。內懷嫉妬。寵備榮爵。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觀
 時設度。生食五鼎。死非時蠶。

王安石曰。始讀孟子。見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
 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險制者皆將損之。疑孟
 子之言為過。得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
 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
 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
 於傾駭變亂。無敗傷之憂。孟子之言不為過。

劉子翬曰。父偃等諫甚切。帝狄相見之晚。悉拜為郎。然征伐竟不已。又為上林苑。東
 方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為大中大夫。賜以黃金。然遂起苑。蓋武帝知受諫為人君之
 美。故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受諫之名。無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此法語之言
 改之為貴。

黃震曰。主父偃險無賴小人。其致身青雲。特自速族滅之禍耳。何足污齒頰哉。惟
 諫伐匈奴一書。不當以人廢言。然他日勸築朔方。俾襲蒙恬故步者。即今日舉秦事。
 以諫伐匈奴之偃也。何耶。其勸分王諸侯。則掇拾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豪民實茂
 陵。則剽竊婁敬之陳言也。何能為漢庭決一策耶。而取大臣金。取諸侯金。自謂日暮
 途遠。自分倒行暴施。以至於齊。而劫齊王殺之。以游於燕。而陷燕王殺之。召平日昆

南海東西數千里、漢書南北東西二作、然レ下也原二從フ、是ニ似タリ。

發佗書、顧師古曰、被ハ加ナリ。

漢書尉佗注索隱尉佗傳、杜記云、當二南粵傳ニ作ルヘシ、合匯縣南有匯浦關、云、按、スルニ水經、滌水出桂陽縣盧梁、東南過含、沅縣、南出、滌浦關、爲桂水、匯字皆誤。

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索隱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索隱曰。被音皮義反。行南海尉事。索隱曰。服虔云。詐詔。書。使爲南海尉。○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爲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滌竈作滌。音年結反。漢書作滌。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下滌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滌。今本有滌。滌及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經云。含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孰是。然鄒誕作滌。漢書作滌。蓋近於古。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

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

黨爲假守。

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爲郡縣之職或假守也。

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

自立爲南越武王。

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於古也。

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

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隆慮縣名。屬河內。音林閩。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索隱曰。案即陽山嶺也。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曰。姚氏案廣

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一使典主交趾九真郡。即甌駱也。

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祝。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

裸國注和寔反。札記云。裸字同。和寔音。和寔音。和寔音。

索隱曰。裸音和寔反。裸音。

使入朝請。札記入。人。二作。云。沒。本人。入。二。四。ス。

也。形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

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曰漢書說作怵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索隱曰李邵云藏其借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索隱曰穆音紀虬反穆姓出邯鄲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

說好語入見注漢書說作怵索隱云勝怵札記云按ズルニ勝怵ノ字音ニ从フ怵ハ乃假借字ナリ、類而古曰、怵ハ勝ナリ、勝怵セラルルニ好語ヲ以テシ、而テ漢朝ニ入ルベカラザルナ

取邯鄲穆氏女、錢大昕曰、穆當ニ穆ニ作ルベシ、手旁ニ从フ。

諡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畱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

立明王長男越妻子云云注徐廣曰云云、錢大昕曰、徐說非ナリ、功臣表ニ、術陽侯建德、南越王ノ兄越高昌侯ナリ、越王ノ後ニ及ビ、始テ術陽ノ封ヲ受ケルノミ、史ハ其後ノ封號ヲ舉テ之ヲ齊ス。

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索隱曰。案功臣表。術陽屬。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案南康記。以為大庾嶺名塞上也。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曰。案

龍亢屬龍國。漢書作龍侯。服虔作邛。晉灼云。龍古龍字。

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

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

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

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

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

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為降侯。為戈船下厲將軍。

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為降侯。

為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正義曰。曲州協州以南是夜郎國。

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

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索隱曰。姚氏云。尋陝

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

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

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

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

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食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

得

越船乘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且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云。犁。結也。音力。犁且為遲且。謂待明也。○索隱曰。鄒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犁即比義。不煩更釋。又解。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稚。遲待也。亦犁之義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

三五四

三五五

建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南越之郎官。

越郎

都稽

得嘉封為

臨蔡侯。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韋昭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桀。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揭陽令。意又別。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諭甌駱屬漢。索隱曰。案漢書。甌駱四十餘萬口降漢。皆得為侯。索隱曰。案漢書云。光聞漢兵至

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方苞曰。光。揭陽王。皆自其吏民。轉シテ以テ漢ニ屬ス。是

皆得為侯。注桃侯。漢書及七年表。國桃侯。二作

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趾。○索隱曰。徐廣皆據漢書為說。

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

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虛離溼

珠崖。南海。蒼

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儋耳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虛離溼

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虛離溼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虛離溼

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繆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莫制。漢事西馳。越推南裔。陸賈聘說。尉佗去帝。繆后內朝。呂嘉狠戾。君臣不協。卒從剿絕。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

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案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門聲。音晏。

及越東海王搖

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

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是。上云甌駱。此別云閩。不姓騶也。

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曰。小顏以為。即今之

泉州建安也。○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也。

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

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

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

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

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

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

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

都東甌。

世俗號為東甌王。錢大昕曰。封禮書。越人勇之官。東甌王鬼。敬。壽百六十歲。至。即東海王搖。ナリ。

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

世俗號為東

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弄之。且秦舉咸陽而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

天子問太尉田蚡。錢大昕曰。按。蚡。建元二年。蚡已。太尉。龍。此。時。蓋。列。侯。以。朝。請。奉。武。帝。前。官。以。之。稱。ス。

何乃越也。札記云。中越海本乃必ニ作ル。

天子弗振。振。救。ナリ。當安所告愬。札記。當上彼字アリ。云。フ。舊。刻。彼字アリ。

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云。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

鏃殺王。

索隱曰。劉氏鏃。音憲。鏃。撞也。

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

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

徐廣曰。漢書作頽。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頽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

輕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

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孫君丑不與謀焉。

索隱曰。孫。

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孫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

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孫王不能矯其衆。持正

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

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孫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

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

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

不戰而耘注。徐廣曰云云。惠棟曰。此耘字。誤。下。漢書頽。作。耘。二年傳。頽。字。誤。說文。引。耘。字。誤。徐。氏。除。說。之。失。也。

屯豫章梅嶺注。正義云。云。札記。錢。等。石。云。通鑑。綱。目。卷。之。正。義。引。之。豫。章。記。云。梅。嶺。在。西。山。極。峻。處。十。二。字。在。阿。里。括。地。志。上。三。在。阿。里。按。之。下。云。二。所。未。詳。豫。章。記。括。地。志。二。說。同。之。カ。ラ。ザ。ル。ナ。期。ア。ナ。リ。今。本。正。義。ノ。文。全。カ。ラ。ズ。

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

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

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

十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驛道。此文云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

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

將軍驕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

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

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

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

徐廣曰。城陽共王子。

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

軍韓說。出句章。

索隱曰。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漢縣。

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

若邪白沙注正義云云、札記云、蓋從如此邪五字、當二預州ノ上ニ在ルベシ、錢晉石云、漢書如邪二作リ、此若邪二作ル、正義蓋若如一義也ト謂フ、上下文俱二脫誤アリ、通鑑綱目集覽、正義ヲ引テ曰、越州有若邪山若邪溪、蓋從此邪字、山在越東南四十里、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照湖合、案白沙東故閩州也トアリ、續略古、札記終ヲ終ニ作ル、云フ王柯浚本終ナ格ニ誤ス。

將軍出若邪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闕。○正義曰。越州有若邪山。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絡古。一本轅絡古。正義曰。錢唐。杭州縣。轅。姓。絡古。名。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徐廣曰。敖。東越臣。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索隱曰。章昭云。在九江。萬戶。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章昭云。開陵。屬臨淮。

三六一

舊從軍無功、札記云、毛本蓋作奮三作ル、義勝ルニ似タリ、漢書但從軍ト云フ。

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案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繚嫫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縣名。服虔曰。嫫音瑩。劉伯莊音紆營反。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隱曰。章昭云。多。姓。軍。名也。漢兵至。弄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閒。東越地遂虛。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尙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三六三

秦故空地上下鄣。

索隱曰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鄣。

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

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徐廣曰昌黎有險澗縣也。○索隱曰韋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澗縣朝鮮王舊都臣瓊云王險城在樂浪郡。

在樂浪郡浪水之東。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

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

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

屬。

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爲郡。

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驪新羅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

傳子至孫右渠。

正義曰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

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芻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

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

索隱曰誘一作譎說文云譎讓也諭曉也譎音才笑反。

終不肯奉詔

何去至界上臨浪水使御刺殺送何者

索隱曰即送何之御也。

朝鮮裨王長

誘諭右渠、札記誘ヲ諭ニ作ル、注索隱誘一作譎四字ナシ、云フ索隱本譎、御覽七百八十引クト合ス、各本誘ニ作ル。

正義曰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浪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及將士長恐顏非也。

即渡馳入塞。

正義曰入平州榆林關也。

遂歸報

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即不詰。

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

拜何爲遼東

東部都尉。

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

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

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

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

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

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

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

擊朝鮮浪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

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

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浪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浪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浪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

天子曰將軍不能前及使衛山。札記云。疑フ史誤。アラシ。及ハ則誤字ナリ。漢書及ナリニ作ル。

公孫遂往征之。札記志疑云。征漢正ニ作ル。通鑑考異曰。征字誤ル。

朝鮮相路人相韓陰云。韓陰漢書韓陶ニ作ル。顏師古曰。相路人一ナリ。相韓陰ニナリ。尼谿相參三ナリ。將軍

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剽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啖音頰。○索隱曰。路人。漁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

王吹四ナリ、應氏乃五人ト云フ、誤讀句ナシ、尼谿チ人名ト謂フ、之ヲ失ス。

降相路人之子最、鍾大昕曰、降字當ニ上ニ連ネ、右渠子ノ名ナリ、功臣表、長降ニ作ル、路姑落切、降ト聲相近シ、小韻漢書ヲ注シ、謂フ相路人、前ニ已ニ漢ニ降リ、而テ道ニ死ス、故ニ之ヲ降相ト謂フト、此妄ノ甚キナリ、下文長爲幾侯ノ下、亦當ニ降字アルベシ。陰爲秋立侯注索隱秋音秋、錢大昕曰、漢書秋其ニ作ル、而テ功臣表、秋其ニ作リ、師古音秋、秋其ニ作リ、師古音秋、史記表亦秋ニ作リ、索隱音秋、未ダ孰カ是ナリナ知ラズ。

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錢大昕曰、溫陽當ニ表ニ從ヒ温陽ニ作ルベシ、漢書亦温陽ニ作ル。兵至列口、札記列ヲ列ニ作ル、云フ索隱本列、各本列ニ誤ス。梅失番禹云云、余有丁曰、樓船前ニ番禹ナリ攻シ、反テ降者ヲ驅テ伏波ノ營ニ入ル、故ニ此ニ獨之ヲ降シ、已ノ功ト爲ント欲スルナリ。

相路人名也。啖音協。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書表云。張降音各。降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曰。最。名。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爲漑清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願氏漑音獲。陰爲菽苴侯。韋昭曰。屬勃海。○索隱曰。菽音秋。苴音子餘反。啖爲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爲幾侯。韋昭曰。屬河東。○索隱曰。幾。縣名。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爲兵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禹。乃反見疑。苟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羌。涉何調上。兆禍自斯。狐疑二將。山遂伏法。紛紜無狀。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終

三七二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六

三七三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

正義曰。在蜀之南。

夜郎最大

索隱曰。劉氏數音所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徒爲屬國也。章昭云。滇爲縣屬。牂牁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而爲姓也。○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

其西靡

莫之屬

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莫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

以什數。滇最大

如淳曰。滇音顯。

顯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爲縣屬。越雋太守所理也。○正義曰。昆州郎州等本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

自滇以北

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

索隱曰。魑漢書作椎。音直追反。結音計。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章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師。

北至牂榆

章昭曰。在益州。牂音葉。○正義曰。上音牂。

牂澤在靡北百餘里。漢牂榆縣。在澤。其益都靡非本桑榆生屬國也。

名爲雋昆明

徐廣曰。永昌有雋唐縣。○索隱曰。崔浩云。雋昆明。二國名。章昭云。益州縣。

此皆魑結注漢書作椎、
類而古曰、結讀ア魯ト
日フ、聲推ノ形ノ如キ
ナリ、隨買傳及ビ貨殖
傳、皆魑字ニ作ル、音
同シキノミ、按ニ此
注、當ニ上朝鮮傳魑結
ノ下ニ在ルベシ。
北至牂榆注正義云、

札記上音標葉二作
...
今正ス。

略巴蜀黔中、札記雜志
...
云、舊二地字アルヘカ

○正義曰。嵩音隨。今澧州也。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正義曰。編步典反。畜許母。

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

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嶲。○索隱曰。服虔云。徙笮。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

縣也。華陽國志。雅州邛邛山。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

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音亡江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

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索隱曰。案

夷邑名。即白馬氏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成。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

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驪將兵循江上。正義曰。驪其略反。郎

略巴蜀黔中。以西。莊驪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驪音矩灼反。驪

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

ヲズ、案原本及ビ漢書
...
下正義同。

開蜀故微、札記雜志云、
...
二關二作ル。

道西北。特何。河江。廣。數
...
雜志云、漢書漢紀並二

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

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

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類。略通五尺道。索隱曰。謂棧道廣五

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

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微。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麩。僮

髦牛。正義曰。今益州南戎。以此巴蜀殷富。索隱曰。韋昭云。麩屬健爲音蒲

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

令唐蒙。風指曉南越。正義曰。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菹。音

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

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特何。特

遊西北洋河江、江廣數里三作。

柯江廣數里。

正義曰。崔浩云。特柯。繫船棧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緣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楸船柯處。仍改其

名爲

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

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特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

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

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

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

餘萬。浮船特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

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

食重萬餘人。索隱曰。案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

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

道指特柯江注案隱云。札記云。特柯已。上文二見。當此。至。始。釋。ス。ベ。カ。ラ。ズ。單本此條亦出シテ食重萬餘人條後ニ在リ。疑フ錯亂ナラン。

繪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

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特柯江。

索隱曰。崔浩云。特柯。繫船棧。以爲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

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特柯江也。

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

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

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

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

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

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

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

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

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

稍令犍爲

自葆就。正義曰。令犍爲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

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

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瓊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

使問所從來

來曰從東南身毒國

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駟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

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

審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

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

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羗乃留徐廣曰音一作賞為求

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正義曰昆明在今嶺州南昆縣莫能通身毒

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

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

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

滇王嘗羗漢書當羗二作爾、緬師古曰、滇王ノ名ナリ。

且蘭君恐遠行云、緬師古曰、兵ヲ發シ漢ト行ク後、其國空虛ニシテ、而テ旁國來テ寇抄ル、其老弱ヲ取ルヲ恐ルナリ。

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

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為縣屬犍犒

乃與其衆反

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

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曰即且蘭也頭

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犍犒郡夜郎侯始倚

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

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

邛都為越嶲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

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

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

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

滇王始首善、桓師古曰、
初始以來、常二漢意ア
ルヲ言フ。
離難西南夷舉國降、札
記云、漢書離字ナシ、
師古注云、東漢シテ漢
ニ事フルヲ言フ。

兵擊滅勞浸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
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地籍上什數以爲益州郡。賜滇
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
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
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尙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
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
夷後。擯。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擯音翦。○索隱曰。擯謂被分割也。剽音疋。妙反。卒

爲七郡。徐廣曰。楚爲牂牁。越嶲。益州。武都。沈黎。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西南外徼。莊蹻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浸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笮

稱雄。及滇郡縣。萬代推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六終

三八二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七

三八三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索隱曰。此不宜在西夷之下。

楊慎曰。劉子玄史通云。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又按南史云。古之名人。相如孟堅子長皆自敍風流。傳芳末世。觀此則相如傳即相如之文也。又曰。按西京雜記云。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成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茶組以為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矣。

朱翌曰。治生仕宦。自是兩途。少有俱進者。今人出仕之久。生理遂廢。司馬相如以貴為武騎常侍。可謂富矣。至病免。客游梁。數歲而歸。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立。自古如此。不獨今然也。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索隱曰。呂

楊慎曰。劉子玄史通云云。董份曰。相如與中。傳。乃傳。校。斯。者。子長作。所。傳。取。之。附。ス。ナリ。史通以相如自作。為。非。ナリ。

學擊劍。顏師古曰。擊劍。ハ。劍ヲ以テ。通ニ擊チ。而テ。中。ツ。斬刺ニ非ザルナリ。

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之術也魏文典論云餘好擊劍以短乘長是也

故其親名之曰犬子

索隱曰孟康云愛而字之也

相如既學

索隱曰案秦密云文翁造相如受七經

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貴為

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

索隱曰張揖曰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

非其好也會景帝不

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

莊忌夫子之徒

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曰案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爲號爾而徐廣云字爲非漢書作嚴忌者案忌本

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也

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

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

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

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

索隱曰案臨邛郭下之亭也

臨邛令繆

為恭敬日往朝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

以貴爲郎ハ、顔師古曰、皆ハ財ナリ、家財多キヲ以テ拜シテ郎ト爲ルヲ得ルナリ、按ニ皆テ出シテ郎ト爲ルナリ。

初尙見之ノ上礼記相如二字アリ、云、浚此二字ナシ、按ニ漢書亦アリ。

相如不得已往、漢書不上爲字アリ、顔師古曰、衆人ニ示スニ、此意ヲ以テスルナリ。一坐盡傾、顔師古曰、皆其風采ヲ傾盡スルナリ。前奏琴、奏ハ進ナリ。

以琴心挑之、顔師古曰、心ヲ琴聲ニ寄セ、以テ之ヲ挑動スルナリ。

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民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

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

重而以琴心挑之

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張揖云挑燒也以琴中燒之挑音徒了反燒音如了反其詩曰風兮風兮歸故鄉遊遊四海求

其皇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遐壽我腸何由交接爲鴛鴦又曰風兮風兮從皇栖得託子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

相如之臨邛

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

韋昭曰閒讀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郭璞曰都猶妓也詩曰洵美且都

及飲卓氏弄

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

亡奔相如注婚不以禮爲節也。札記節亡亡二作ル云亡疑亡當二亦ニ作ルベシ。乃與馳歸。札記下二成都二字アリ。云フ蔡本中統游毛本雜志宋ナ引ク及文選左思詠史詩注史ナ引キ、錢鑿石吳汪校柯本ナ引ク、並ニ成都二字アリ。舊刻及王柯本本並ニ脱ス。志云、居ハ即家ナリ、左思詠史詩注、引テ居徒四壁立二作ル、御覽百八十七引テ、家徒四壁立二作ル、漢書ト合ス、疑テ異文アリ、後人誤テ并ス。第俱如臨邛。顏師古曰、第ハ但ナリ、發聲ノ急ノミ、謂食其曰、第首之、此類甚ダ多シ、義且ニ非ズ、札記云、索隱本俱字ナシ、疑フ後人漢書ニ依テ増ス。令文君當饋。顏師古曰、饋酒ノ處、土チ果テ處ナリ、以テ酒堂チ居ク、四邊陸地シ、其一而高ク、形如屋ノ如シ、故ニ屋ト名ケルノミ、而テ俗學者、皆虛チ謂

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曰。郭璞云。婚不以禮爲節也。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徒。空也。伏後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索隱曰。文穎云。第。且也。郭璞云。第。發語之急耳。如。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往也。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也。以土爲墻。邊高似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言其無恥也。今銅印言犢鼻。此其類矣。與保庸雜作。方言曰。保庸謂之滌器。於市中。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澆者。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游世也。雖貧。

三八七

テ、温酒火爐ニ對スト爲ス、其義ナ失ス。

給筆札。顏師古曰。札ハ木簡ノ薄小ナル者ナリ、時ニ未ダ多ク紙チ用ヒズ、故ニ札チ給シ以テ書セシム。○方苞曰。史記載スル所ノ賦頌書疏甚略ス、氣體滯瓌スル所ト爲ルチ恐ルルナリ、長卿事跡稱スベキナシ、故ニ獨其文チ編シテ、以テ傳ト爲シ、而テ各文チ著スノ

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郭璞曰。主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尙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郭璞曰。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徐曰。烏。一作惡。烏有此事也。爲齊難。郭璞曰。詰難楚事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爲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爲辭。索隱曰。藉音假借。與積同音。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由中標シ、余テ其指意ヲ發明シ、以テ脈絡ト爲ス、是ニ非レバ、則散漫ニシテ統紀ナシ。

脚註注說文云、札記云、說文、一脚二字ナシ、按ニ文選集解、陸璣詩疏ナ引テ云フ、今并州ニ麟アリ、大小鹿ノ如シ、瑞應ノ麟ニ非ズ、相如賦脚麟ハ、此ナリ、脚ハ其脚ナ持スルナリ。

賢於有無、集解云、固中河者有リト爲シ、何者無シト爲スナ觀ルナリ。

龍池陂陁、郭璞曰、音ハ旁類ナリ、連屬ナリ、龍音疲、陂音婆、陁音馳。

下屬江河、顧師古曰、山ノ廣大連ル所ノ者遠キナリ、音フナリ。丹青赭堊云云、張揖曰、丹ハ丹沙ナリ、音ハ青赭ナリ、赭ハ赤赭ナリ、

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罔彌山。鹿射麋脚麟。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僕下車對曰。臣楚

郭璞曰。罟。置也。音浮。正義曰。說文云。罟。兔罟也。今幡車罟也。彌。竟也。徐廣曰。麟音吝。案郭璞曰。脚。持足。麟。車轆也。索隱曰。韋昭云。脚謂持一脚也。司馬彪曰。脚。持也。說文云。持。偏引一脚也。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糶也。音而沿反。又音而悅反。揚。也。音務。索隱曰。染。或爲淬。與下文將割輪淬意同。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僕下車對曰。臣楚

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

索隱曰。褚詮音亡棟反。又音莫風反。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雲夢縣。而枝江亦有者。蓋縣名。遠取此澤。故有城也。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

有山焉。其山則盤紆靡鬱。隆崇嶺峯。岑巖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

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錫碧